

艾斐占魁著

阎锡山

河北人民出版社



艾斐 占魁 著

阎锡山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阎锡山的政治生涯和家庭内幕；艺术地再现了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诞生这半个世纪风云突变的历史生活；深入而细致地刻画了阎锡山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它是了解中国现代史的形象化教材。

阎 锡 山

艾 斐 占 魁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7.875印张 447,000字 印数：1—85,3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654 定价：1.75元

目 次

第 一 章	文昌堡上生“万喜” 漳 沱 河 畔 降 灾 星	(1)
第 二 章	遑遑应试传笑柄 八方周旋送贿银	(20)
第 三 章	东渡日本习武道 伪装革命欺“同盟”	(40)
第 四 章	鸡鸣狗盗附炎势 玩权弄术攫军职	(71)
第 五 章	宦海沉浮行奸伪 干戈起落夺魁玺	(91)
第 六 章	弹压卒露凶相 巧设机关征民心	(112)
第 七 章	为虎作伥纳贿款 诈借银钱恃武力	(132)
第 八 章	仗义捐躯垂青史 燕晋联防化为尘	(160)
第 九 章	娘子关前鏖兵败 扔下省城走塞北	(186)
第 十 章	欺瞒舆论壮声势 暗下赌注投衰贼	(210)
第 十 一 章	排除异己死党 借刀杀人害忠良	(236)
第 十 二 章	看风使舵攀新贵 惨淡经营逞野心	(259)
第 十 三 章	假借美名图扩展 联冯倒蒋战中原	(284)

第十四章	日租界里督栖身 费尽心机谋复辟	(313)
第十五章	瘟神乘机返山西 原形毕露狞如黑	(335)
第十六章	奢言“为民”害民 妄谈“救国”真亡国	(361)
第十七章	“剿”红军迎头碰壁 炫“守土”弃城失地	(388)
第十八章	玩诡计弄巧成拙 图“克难”灾难更多	(414)
第十九章	媚日寇鱼肉百姓 弄权术内部分起江	(437)
第二十章	假受降包庇豺狼 真劫收挥舞刀枪	(463)
第二十一章	老癞皮教子无方 饱私囊发财有术	(483)
第二十二章	下赌注越赌越输 挽残局残局愈残	(515)
第二十三章	机关算尽徒劳 恶贯满盈亡孤岛	(545)
后 记		(569)

第一章 文昌堡上生“万喜” 滹沱河畔降灾星

1. 少年无赖

滹沱河缓缓地流着，漂满腻沫的河面上不断地翻起片片涟漪。当它流过文山脚下的时候，汇合了从西南方向湍湍而来的牧马河，水量一下子加大了，河床也随之而增宽。就在这滹沱河与牧马河汇流的地方，座落着一个大村庄，因河而得名，叫做河边村。河边村有街市，历来又多为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驻地，所以被称为“镇”。

河边镇的屋宇建筑，按地理形势和家族宗祠自然而然地分了许多“群”，每个“群”都又有一个名字，永和堡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永和堡建有一座文昌阁，所以当地群众又习惯于把永和堡称作“文昌堡”。一八八三年农历九月初八日，阎锡山就出生在这文昌堡的一个地主兼高利贷的家庭。

其实，若要溯起渊源来，阎家并不是文昌堡的老住户。这就是说，阎锡山的祖籍并不在五台（当时河边隶属五台县，现在属定襄），而在洪洞县的棘针沟。大约在明朝朱元璋坐龙廷的那阵儿，阎家才从洪洞县迁到阳曲县的坡子街，此后不久，继而又迁到五台县长条坡，最后定居到河边村。这已经是清朝初年的事了。从能够续上弦的老祖宗阎存诚算起，阎锡山则该排第九代

了。前五代，阎家代代都是穷得叮当响。不是放羊放牛，就是打短熬活，或者靠驮炭、种地混日子，只有到了第六代安泰、兴泰掌家的时候，才时来运转，家道开始有了点小小的起色，兴泰成了阎家的第一个读书人，后来又经商，从店员到掌柜，渐渐发迹了。当时，阎家在山阴县广武镇开的“永恒粮店”还很有点子破名声哩！兴泰用开粮店刮来的钱买房置地，大兴土木，俨然成了河边村的财主。这样，赶到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手里，已经是一个有六十来亩地和车马农具俱全的小地主了。可是，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是个捣鬼才，从小就既不爱劳动，又不想念书，只在私塾中鬼混了几天，就投进了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之列，学了许多邪门歪道，又是吹牛拍马，又是算命打卦，油嘴滑舌，沾了一身流氓味，长了一副无赖相，就凭这一套欺讹拐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吸血吮膏，居然用五百块大洋在五台县城内开起一个字号叫做“吉庆昌”的钱铺来。阎家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发”成了半大不小的富裕户，在河边镇，尤其是在文昌堡也算数得上的了。

不过，阎锡山一生下来就是个倒霉鬼，家里为了克讳、补八字，特意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万喜”。万喜加上姓本是“阎万喜”，可是镇上的人偏偏不叫他阎万喜，而要叫他“万喜子”。五台、定襄一带有这么个乡俗，唤人时总是在前面去掉姓，在后面加上“子”，“万喜子”的名字也就这样叫开了。

尽管名字叫了个“万喜”，但事实上碰到的却是“万愁”。六岁上死了母亲，父亲阎书堂又不是个正道货，继母陈秀卿过门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坚决不养前妻所遗之子。既然要嫁给人家当老婆，又不愿养人家的儿子，这在常理上当然是讲不通的。但由于这陈秀卿的娘家势头大，不好惹，阎书堂只好屈从。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陈秀卿进阎家门，万喜子出阎家门的小闹剧，左近四乡都传成了笑柄。

万喜子出了阎家门，就由外婆领去抚养。万喜子的外婆家姓

曲，舅父曲长青是河边村有名的大地主，骡马成群，银粮满库，养这么个小丫子外甥，也不在乎。

万喜子进曲家门的时候，刚好六岁，舅父曲长青有一个儿子，名叫曲容静，年岁比万喜子稍大一丁点儿，两个人便成天厮混在一起，互相搭帮着闹了许多恶作剧。不是抓鸡、摸狗，就是寻衅打架，田里的西瓜才拳头大，他们就偷摘下来，不能吃就扔着玩，村里差不多所有檐下头的鸽子窝，全被他们掏了个遍，真象一对小魔王似的，弄得村里不得安宁。

不过还好，日月流逝，时光荏苒，很快就过了三个年头，万喜子九岁了，该上学了。舅父和外婆合计了一下，便就近把他送到本村曲本明办的私塾里去受启蒙教育。开蒙以后，紧接着又拜在曲万三先生的膝下续读。这时候，阎书堂见儿子出脱了，上学了，有指望了，再加上陈秀卿过门后不会生育，阎家还就是万喜子这么一根孤苗苗，怕儿子将来不认老子，就千方百计地表示关照，和万喜子格外地亲密起来，并时常给万喜子讲一些二十四孝中诸如“王祥卧冰”、“老莱娱亲”之类的故事，用以启发万喜子的孝心。为了表示对儿子的关照，阎书堂还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个“洋点子”，给万喜子起一个“雅号”。读书人嘛，没有雅号怎么能行？于是，他就到镇上的吃食铺里买了一斤点心，找到塾师老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老塾师虽然答应了，但却声明马上起不出合适的名字，得过几天才能想出来。阎书堂絮絮叨叨地恭维了老塾师一番，千恩万谢地走了。阎书堂自幼占卜打卦，是个迷信筒子，在他看来，给儿子起名字是一件天大的事，起好了，时来运转，大吉大利；起不好，那可就咒死了，得倒一辈子邪霉。所以当走出私塾大门时，他对老塾师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几乎把后半辈子的赌注都押在这个名字上了。

过了两天，阎书堂就去拜访老塾师，实际上是打探给儿子的名字起得怎样了。老塾师不等阎书堂发问，就慢条斯理地对他

说：“起名号是个大事，宗族家谱，生年八字，秉性属相，身世事业，样样都要顾及到，得慢慢来。”阎书堂点点头，走了。又过了两天，阎书堂又来拜访老塾师，这一回老塾师胸有成竹地说：“叫锡山吧！”阎书堂询问何故？老塾师振振有词地说了一通这个名字的来历。大意是说，按照阎家的家谱排列，万喜子属于“锡”字辈，所以名字就得在“锡”字上做文章。古代的杨载写过一首赠惠山长老的诗，诗中有两句“道人卓锡问名山，路绝岩头未面攀”。锡山二字，就是从这诗的前一句截取的。所谓“锡”，指禅杖而言。这句诗的意思也就是：一位老道人拄着镶有锡环的禅杖，在悠然自得、踌躇满志地欣赏着名山。最后，老塾师对阎书堂说：“将锡字和山字连起来，既联合了家谱，又融汇了禅道，两全其美，至玄至妙。”阎书堂一听老塾师讲了这名子的来头，不禁喜出望外，竟得意忘形地飘飘然起来，伸出大拇指一连连声地说：“好，好，好！”从此，万喜子也就叫起阎锡山来了。

名字虽然起得文文雅雅，可是这又怎么能代替和改变万喜子那顽皮无赖的劣根性呢？改了名字的阎锡山，里里外外照样是过去的万喜子，还是那个德性。老塾师对这小无赖真是伤透了脑筋，硬是拿他没办法。他成天价变着法儿欺负同学，捉弄老师，放荡不羁，目无校规，什么不礼貌、不道德的事他也干，干了坏事，啐他，骂他，罚站、罚跪，他全然不在乎，把丢人败德当成了喝凉水，脸皮子简直比城墙还厚。塾师的腿胯不好，蹲茅坑有些困难，就在茅坑前边栽了个木桩，用双手抓住，这样蹲起茅坑来就省劲多了。阎锡山却学着从外祖母那里听来的宋丑子的故事，趁塾师外出的空儿，便模仿宋丑子把木桩拔起，然后再轻轻插进原处，结果塾师蹲茅坑时一抓，“噗咚”跌了个仰面朝天，掉进茅坑里沾了一身屎尿。别的同学都赶忙去扶老师，去打水给老师洗，阎锡山却捂住嘴躲在墙角里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塾师查处这件事，要打阎锡山的板子，打头两下他还不回话，再打下去，他就

尖起嗓门求饶了，直呼：“师爷！师爷！这次请饶命，下次不敢了！”平时受他欺负的同学看了这景况，高兴得“咯咯”笑着，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

万喜子，挨板子，双手肿成毡片子，
头发扭成一卷子，鼻涕掉了两管子，
裤裆滴出尿点子，草包从此露馅子！

阎锡山本来就是一个惯于寻衅斗殴的无赖货，没想到这次为拔茅桩的事，竟挨了先生的板子，又受了同学的奚落，这真个儿更使他恼羞成怒，撒泼发野，歇心不下，便悄悄从家里拿了一把小镖刀，冷不丁朝同学曲满堂刺去，使曲满堂受了重伤。从此，同学们都不和他一起玩了，大家说：“万喜子是个蛮家伙，还是离他远些好！”

不过，这阎锡山也确实是个“怪物”，他吊儿浪荡，满不在乎，学习也抓得不紧，可是脑瓜子记起什么来倒很济事，所以无论背书和考试，他都应付得过，象《百家姓》、《三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朱子家训》这一类古书，阎锡山在十二岁前后就念熟了，还可以大段大段地背下来。大概由于这个缘故，塾师对这个小无赖也并不特别反感，只是在他捣乱出奇的时候，老塾师才打他的板子。打过板子以后，又总是倚在门框上，一面“哧哧”地喘气，一面无奈地嘟囔着：“怪物，怪物，真是怪物！”

2. 钱铺吮“血”

锣鼓“噹噹”，唢呐“唧唧”，爆竹冒着袅袅青烟不断发出清脆的“噼啪”声……，文昌堡今天显得格外热闹，满巷都挤着看热

闹的大人和小孩，一辆接一辆的木轱辘轿车，披着红绸子，套着高头大马，从人群中穿过，向阎家大门驰去。在阎家大院里，更是忙乱得象是一窝蜂。整个院子搭了席棚，席棚下摆了一排排的方桌，方桌上已经堆了七碟子八碗。一会儿，在一阵喷呐声中从建安村迎来了一顶四人抬的花轿。轿子在阎家大门前停下来，几个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年轻妇女走上前去，从花轿中搀出一个头戴风冠，身着霞帔，脸上蒙着红绸纱的新媳妇。当拜过天地，献了宗祠，把媳妇迎进新房以后，坐席开始了，亲戚朋友从礼房门前鱼贯而过，依次入席就餐，堂倌忙着一道道地上菜，乐人班子又起劲地吹打起来……

哈，原来今天是阎锡山讨少奶奶的日子。当年的万喜子，现在已经十六岁了，成年了。因为忻州一带有个乡俗，讲究“十六齐眉”。所以一般富户人家就都在儿子十六岁上给娶媳妇。今年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闹得正紧呢！可不是，从一八八三年到现在，万喜子不正好十六了么！其实，今年正月初一，阎书堂一吃罢饺子，心里就打起了如意算盘：他在五台城开的“吉庆昌”钱铺，正缺一个理财管账的店员，雇外姓人不放心，只有用自家人才信得过。这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寄养在曲家的前妻遗子万喜子。掐指一算，他一过大年正好十六岁，又念了几年的书，能写会算的，岂不是个管账的好把式！主意一定，立即行动，阎书堂便跑去和曲家交涉，说万喜十六岁了，成人了，该娶亲了，一娶了亲，就象幼雀子出窝那样，该到社会上去独立闯荡了。临了，还对曲家的养育之恩说了一番恭维话。曲家当然没有理由拒绝阎书堂的要求，便一口答应下来。这样，从正月一开春，阎书堂就为儿子张罗起娶亲的事来了。待娶过亲，就把儿子弄到“吉庆昌”钱铺来管账，同时弄来个当店员的，还有阎锡山的姨兄梁世爵。这个梁世爵，也就是后来成为阎锡山手下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的父亲。五台县虽然不算一个大县，但由于沾了五台山的

光，来朝山拜佛、游览观光、避暑消夏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涌涌不退。这样一来，五台县城也就相应地要比其它普通县城红火热闹，过往行人很多，各种店铺林立。在一家毗邻一家的各种名号的店铺中，“吉庆昌”算得上是比较显眼的一家。这“显眼”不仅在于挂在铺板门前的金字招牌，尤其在于阎书堂和他的儿子阎锡山的心狠手辣。他们走私、敲竹杠、出钱帖子、吃高利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买空卖空、哄蒙拐骗……，什么都干。通过这些鬼门道，“吉庆昌”不断地发横财。阎锡山在这里不但认识了“钱”的魔力，而且也通晓了捞钱的窍道。他每天除了记账、管账之外，把工夫和心思全都用在钻研捞钱之“道”上了。什么“死契活口粘条子”呀，什么“利滚利”“先扣利”呀，什么“打老虎，捞外快”呀等等，他全摸揣得透熟。至于耍权术、施伎俩、钻空子、搞欺诈这一套，他更是套套熟，门门通，心比蝎子毒，手比刀子快。不仅如此，他还是放贷、讨债的“内行”呢！在这一点上，就连他老子阎书堂也是自愧不如的。比方，对于登门告贷的人，他一律笑脸相迎，落落大方，还少不了大讲一通仁义道德之类的话，非要弄得你少贷变多贷，不贷也想贷。可是，一旦贷上了，就真的欠了阎王债，永远也别想还清了。赶到阎锡山讨债时，那就完全变了另一副嘴脸：冷酷凶残，锱铢必计，晚一个时辰也不允，少半个子儿也不行。讨债时，负债人若是一时缴不出款子，他就押房押地，甚至押家具、押衣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能捞尽捞，全然不管负债人的死活。难怪在五台、定襄一带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

吉庆昌，吉庆昌，
阎罗殿，生死场，
进门一副菩萨面，
出门两眼泪汪汪，

告贷钱银方三月，
身家性命全赔光……

这阎锡山不仅多次与老子合伙在金融市场上“打虎”，而且行踪诡秘，出语圆滑，常常从外面打听商界行情，替老子出谋献策，实在为“吉庆昌”渔利不少。由于他的怪“点子”多，使“吉庆昌”的生财门道也多起来，对穷人盘剥得就更厉害了。且不说利滚利（即“驴打滚”）先扣利之类的鬼把戏，就只看看“死契活口粘条子”的内幕，也足见其剥削之残酷了。所谓“死契活口粘条子”，就是在借钱时先找保人，当着保人写好卖房卖地的契约，再在契约上粘一张条子，条子上写明：“到期若本利不能归还时，即抽条子换契”，就等于把房地抵给了债主。如借一百元，年终本利应还一百三十元，到期如果能如数还清，负债人即可一面缴钱，一面取回卖房地契的约及条子；若不能按期如数归还，债主即将契约上的条子抽掉，通过官府换契以后，契约上所写的房地即归债主所有。每遇这种情况，负债人由于急着用钱，又存着到期本利一起还清的幻想，所以，经债主一逼一卡，往往在契约上对房地产的折价要比市价低得多。这样一来，到时若还不了债，房地产也就被毫不值钱地抵了债。“吉庆昌”阎家父子就用这种“吃人”的办法，不知吞了多少穷汉的血和汗。所以，当时在五台、定襄一带的穷人，一提起“死契活口粘条子”就浑身颤抖，因为阎家父子利用这七个字不知断送了多少穷人的性命，攫取了多少不义之财。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五台、定襄一带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不仅银洋与制钱的比价时高时低，动荡不稳，而且市场上的经济行情也很难摸得准。这样，阎书堂虽然心狠手辣，不顾一切地捞钱，但却免不了象黑瞎子走路一样，在金融市场上胡冲乱撞，碰对了，就大捞一把，碰不对，就得抵本亏空。这一回由于他心太狠了，一下子押的赌注太大，而比价又偏偏来了个大跌，黑瞎

子这一次在金融市场上“打虎”失败，可算掉进了无底洞，“吉庆昌”原来只有五百元大洋的老本，一家伙就赔了两千块，可真是“赔塌”了。阎书堂从过去那种盛气凌人的劲儿，一下子变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脸色煞白，心里打怵，成天价求神拜佛，抽签打卦，占卜吉凶，变着法儿想借助神力东山再起。阎锡山的心也象提到了喉咙口一样，整天悬悬晃晃的，不知该怎么办。有一天，他姑父刘本魁来看他，他也没心思接待，只哭丧着脸说：“我老子塌下的饥荒，够我一辈子还了，这真是小鬼背上了阎王债！”这事情刘本魁也是无奈何，只说了一通不着边际的宽慰话，便拔腿走了。阎锡山朝他的背影儿啐了一口，说：“唠了半天大话，也顶不了一个子儿。”说罢，又耷拉下脑袋纳起闷儿来。

生意倒闭，自家人丧气、纳闷倒是小事，最难对付的债主和在“吉庆昌”投了“钱帖子”的人，他们一听见风声，“唵”地就象旋风一样刮来了，争着讨债，吵着闹兑帖子。阎书堂当初出“钱帖子”，本来就是搞“空空道人”的把戏，完全没有实物或基金作抵垫，这阵儿要兑钱帖子，岂不等于海底捞月、树上捉鱼、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么！不过，外号人称“笑面虎”的阎书堂，这当口倒真的施展了笑面虎的伎俩，他决定采取“软磨”的办法，不断地满脸堆笑地向讨债、兑帖子的人赔不是，拍着胸脯说什么“我阎某人从来是讲信用的，现在落难，还望诸位八方相助，将来有朝一日报答恩典，倍加偿赐。”尽管这样，总还有一些人执意要兑帖子。怎么办？阎书堂只好变卖了店里残存的一些布匹、杂物，兑了几户小股的。这样做，顶多不过是个雨过地皮湿，根本不解渴，要求还债和兑帖子的人，还是接二连三，笑面虎阎书堂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他便拉了一个名叫智万金的佃户，趁着黑夜转移了钱铺的货物和家具，拾掇了生意，逃离了五台，溜回河边村躲起来。

“虎到平川受犬欺，凤凰落架不如鸡。”曾经在五台城里不可

一世的阎书堂，躲回河边老家以后，不仅一筹莫展，愁肠百结，而且连生计也难维持，不得不常常到镇上的泉泰长商店当帮工，混饭吃。因为他和泉泰长商店的老板曲成喜以前有些瓜葛，这时倒了灶，硬赖着去帮工混饭。曲成喜虽然心里不悦，但也拿他没办法，只好将就着，权当养了条狗。至于阎书堂的儿子阎锡山，这阵儿那个倒霉劲儿就更甭提了，他无事可做，无路可走，就在河边村干起了卖烧饼的营生。每天提着个荆条编的篮子，走街串巷，饼子卖得不多，笑话倒是不少。因为他是个斑鸠嘴，又蠢又闷，他嫌干这营生不光彩，害臊，所以光串巷，不叫唤，过往行人还以为他是个提篮讨饭的小叫花子呢！时间过了没几天，村里就有人传出一句歇后语，“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3. 狼狈逃债

夜，黑漆漆的，凛冽的北风不住地从雁门关外呼啸而来，天上的云块象铅一样沉重，似乎压得人连喘气也有些紧张，再加上那幽幽如泣的滹沱河，真是萧索悲凉得让人有些颤慄。

就在这样的夜里，有两个人影，一高一矮，一瘦一胖，踉踉独行着。他们从满地的高粱茬子中钻出来，又跳下半人多高的崖堰，来到河边了。面对着如泣如诉的滹沱河，两个黑影蹲下来，唧唧啾啾地耳语了一阵，便互相搀扶着蹒跚过河去，快爬上岸时，那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倏”地一个踉跄，滑进了回流的死水洼里，一旁的瘦高个子不禁“哎呀”了一声，立即弓下身子去拉，小胖子只呛了几口水，被拉上岸来了。上岸以后，这两个黑影便顺着滹沱河北岸的村道，贼溜溜地朝西南方向走去。夜已经很深了，滹沱河北岸的村庄虽然稠密，但全都黑灯瞎火的，象死一样的沉寂，只偶尔传出一、两声的狗吠。俗话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黑漆漆的夜，这呼腾腾的风，倒真的为这两个黑影

的潜逃起了天然的庇护作用，使他们蹑悄悄地逃出了河边镇，逃出了宏道村，一直逃向忻州城。

这两个黑影何许人呢？咳，原来就是五台“吉庆昌”钱铺的阎书堂和他的儿子阎锡山。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趁着黑夜绕道滹沱河北岸向忻州潜逃，说起来话就长了。

阎书堂和儿子阎锡山在河边镇躲债，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稍一久，债主们和兑钱帖子的人便跟踪追“击”，找到河边来，弄得他父子俩白天黑夜不得安生，从早到晚都得和讨债的人磨嘴皮子泡“蘑菇”，一个还没打发走，另一个又来了，有的则干脆熬着不走，越来人越多，使他俩大有穷途末路的样子。阎锡山心里暗忖：“这样躲着，总不是个长久之计，得另想办法！”有一天因为下雨，街上行人稀少，饼子没卖掉几个，身上倒淋得象个落汤鸡。阎锡山憋着气回到住处，对阎书堂说：“爹，咱们得想法子伸出头去另觅生计，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天下这么大，难道咱们就再寻不着一条可走的路吗？”

其实，阎书堂的心里也早这样想了，只是一时还没想出个名堂来，此刻听儿子一说，心里忽地亮堂了，连那双网满血丝，沾满眵目糊的眼睛也睁得又圆又大，忙问：“你说咋该咋？”

阎锡山耸了耸眉毛，撇着嘴，慢悠悠地说：“我在外面卖饼子，听说八国联军已经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她那一伙子老朽都逃了，为了步步为营，孤立北京，清兵正在五台一带布置新防线，战事吃紧哪，我看还不如去当兵呢！”

“当兵！……”阎书堂腆起脑壳思索了一阵，终于定了“棋”：“当兵就当兵，也许还能混出个名堂来哩！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第二天一大早，阎锡山背着几个干饼子找队伍去了。走了不大远，就在五台山麓下碰上了布防的清兵，由于临战在即，清兵正需要补充新兵员，所以阎锡山很容易地就被收留下来，分配他

到骑兵连里当马伕。马伕这活儿可不是好干的，名声不好，出息不大，阎锡山很丧气，可也没办法，只好先下来，一边对付着干，一边再想别的办法。

从此以后，阎锡山每天从早到晚，不管天阴下雨，刮风落雪，他都干的一样活：不是担水、锄草，就是溜马、喂马。天天都是这一套，阎锡山没干了多久，就腻烦死了，再加上蛮里蛮气的清兵，对他这个小玩艺儿，根本不当人看，总是开口骂，动手打，有时还用底上钉钉子的马靴子踹呢！……这日子实在还不如卖烧饼舒服。阎锡山心里想，本想拣着高枝飞，觅个出头之日，结果却画虎不成反类犬，更倒邪霉了。这样一想，气愤不过，便咬咬牙，狠狠心，又使出了老伎俩：走！

阎锡山从清兵营盘中跑出来后，四野茫茫，无处可去，就又回到河边老家。他老子阎书堂一见，马上怒声叱责道：“怎么又跳跽回来了？”

“受不了啦！”

“他妈的，你当兵吃官饷还叫唤受不了啦，老子在家该怎么办？”阎书堂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你以为老子在家就好受？老子现在是黄瓜掉进盐缸里，眼看就要腌出油来了，全蔫了！”

“你以为当兵就好受？儿子也是老鼠钻进了风箱里，过来过去都受气！”阎锡山看见老子火气挺大，也不知气从何来，为了缓缓气氛，他就使劲地压住自己心中的窝囊气，和和乎乎地把在清兵营中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最后他问：“爹爹，你说我不跑回能行吗？那是人过的日子吗？”

阎书堂一听，火气不那么大了，只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看来，还是咱阎家祖坟冒了气，走了风脉，不然咋的净碰这号倒霉事！”

阎锡山问：“咋啦？”

阎书堂说：“眼下快过大年了，讨债的，兑钱帖子的一窝蜂地